

世界中篇名著精选



ZHONG PIAN MING ZHU

罗 亭

【俄】屠格涅夫 著 刘伦振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214
96/10



罗 亭

【俄】屠格涅夫 著 刘伦振 译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(晋)新登

据国立文学出版社莫斯科 1954 年版
《屠格涅夫文集》十二卷本第二卷译出。

责任编辑：韩铁马

封面设计：谢颖

罗 亭

(俄)屠格涅夫 著 刘伦振 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109 千字

1994 年第 1 版 1994 年 6 月长沙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 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329—9

I·1307 定价：4.20 元

出版前言

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，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今天，有许多被称得上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作品都有了汉译本。这对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，借鉴各国文化之精华，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。

然而，语言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发展的，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其翻译原则也是各有不同的，这就使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汉译本的出版和存在有了必要。再者，有些原著由于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不同，其版本也存在着一些差异，因此似乎也应该有不同的汉译本出版，以供国内的读者和学者阅读研究。这也是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吧。

正因如此，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套“名著新译”系列，其特点就是尽量选择国外最权威的原著为版本，尽力约请国内最成熟的译者来翻译，使读者能读到忠实原著内容与风格、语言规范优美的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。如果这套北岳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在问世之后能体现出它的特色，受到读者的钟爱，那就是我们莫大欣慰了。

编者

1994年2月

静谧的夏日早晨。太阳已高悬在一碧如洗的天空，但田野上的露珠还在闪耀，从苏醒不久的山谷里，拂来一阵阵清新的芳香，而在潮气未收和喧声未起的森林里，闹晨的小鸟在放声欢唱。坡势徐缓的丘陵，从上至下清一色地覆盖着已经扬花的黑麦，而在这丘陵顶部，显露出一个不大的村落。一位少妇身着细纱连衣裙，头戴草编圆女帽，手里拿着遮阳伞，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土道朝这小村落走去。一个侍童远跟在她身后。

她走得不急不忙，仿佛醉心于这步行的乐趣。周围，沿着摇摆着的高高的黑麦，一道道长长的麦浪发出柔和的沙沙声，奔腾着，荡起一层层涟漪，时而呈银绿色，时而呈褐红色。高空中，云雀在清脆地啼叫。这少妇从自己的田庄来，离她要去的小村落最多相距一俄里。她叫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·莉宾娜，是个寡妇，没有孩子，相当富有，现在跟自己的弟弟，退伍骑兵上尉谢尔盖·帕夫雷奇·沃伦采夫住在一起。弟弟尚未婚娶，替她管理田庄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落，佇立在紧靠村边一座十分破旧和低矮的小木屋前，叫过自己的侍童，打发他先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。他很快就出来了，陪同他出来的是一个白胡子衰弱老汉。

“喂，怎么样啦？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问道。

“还活着……”老汉说。

“可以进去吗？”

“这怎么说？可以的。”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。屋里又挤又闷，烟雾迷漫……有人在暖炕上蠕动，呻吟。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环顾四周，在半明半暗中看到—个裹着花格子头巾的脑袋，一张焦黄的脸上满布着皱纹。她齐胸压着一件沉重的粗呢衣，艰难地喘着气，软弱无力地摊开一双瘦骨嶙峋的手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走近老妇，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……烧得火烫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啦，马特廖娜？”她俯向暖炕，问道。

“哎唷！”老妇人一边呻吟，一边注视着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。“不行，不行啦，我的亲人，归天的时候到了，亲爱的！”

“上帝是仁慈的，马特廖娜，说不定你就会康复起来。你服过我送来的药了吗？”

老妇又痛苦地呻吟起来，没有回答。她没有听清这句问话。

“服过了，”站在门口的老汉说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去。

“除了你，还有别人陪伴她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一个丫头片子——她的孙女，可总是爱跑开，待不住，是个坐立不定的小东西，连给奶奶端口水喝都懒得干。可俺又老了：叫俺怎么办呢？”

“能不能送到我那里去住医院呢？”

“不！干吗要住医院！终归是死。也活够了；看来，就这么任凭上帝发落吧。她也离不开这暖炕，还送什么医院呢！再一折腾她，她一准就没命了。”

“哎唷，”病人呻吟着，“漂亮的太太，不要撂下俺孤苦的孙女儿；俺们的老爷离得远，可您……”

老妇沉寂下来。她说话太吃力了。

“不要担心，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说。“一切都可以照办。这是我给你送来的茶和糖。要是想喝，就喝吧……你们总该有茶炊吧？”她补充后一句话时，瞧了瞧老汉。

“茶炊吗？俺们没有茶炊，倒是可以借一个来。”

“那就借吧，要不我就把我的送来。你得吩咐一下小孙女，别让她老跑开。对她说，这样做是可耻的。”

老汉什么也没回答，双手接过一包茶和糖。

“好吧，再见，马特廖娜！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说。“我还会来看你的，你可不要灰心，要按时服药……”

老妇抬起头来，向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探过身去。

“太太，把您的手伸给俺，”她说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，只是俯下身去，吻了她的额头。

“小心点，”她离开时对老汉说，“一定得按时给她服药……还要喂她喝茶……”

老汉又是什么也没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一来到清新的空气里，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这才舒畅地吐了口气。她撑开遮阳伞，正想起步回家。突然，有一个人乘坐着一辆矮矮的双轮赛马车，从屋角边驶出来。他约莫三十岁，穿一件灰色亚麻布旧外套，戴一顶同样颜色和同样质料的旧制帽。一看到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他立即勒住了马，向她转过脸来。这张没有红晕的宽阔面庞上，长着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，留着两撇几乎斑白的口髭，整个色调跟他的衣着很是相称。

“您好，”他懒洋洋地微笑说，“能让我知道您在此有何贵干

吗？”

“我来探望一位病人……您从哪里来，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。”

叫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的人直视着她的眼睛，又是微微一笑。

“探望病人，这可是做好事啊，只不过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把她接到您的医院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她太虚弱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“您不打算取消您的医院吗？”

“取消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这么想来着。”

“多么古怪的想法！您怎么会这样想呢？”

“您跟拉孙斯卡娅常有来往，好像还受了她的影响。照她的话说，医院和学校——这全是瞎扯蛋，是无用的妄想。慈善本应纯粹是个人之事，教育也一样：这全是拯救灵魂的事……她似乎就是这样说的。我倒想知道知道，她这是学谁的舌？”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笑了起来。

“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是位聪慧的女人，我非常喜欢和尊敬她；但她也可能犯错误，而我也并非相信她的每一句话。”

“您做得太对啦，”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答辩着，还是没下马车，“因为她本人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话。可是碰到您，我是很高兴的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妙！就好像我往常碰到您不这么高兴似的！今天您是这么娇艳，这么可爱，就像这个早晨。”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。

“您笑什么？”

“笑什么？您在说这番恭维话时是怎样一副萎靡不振和冷若冰霜的尊容！我真奇怪，您在说最后一句话时怎么没打呵欠。”

“冷若冰霜的尊容……您总是需要火一样的热情，可这火一样的热情有什么用。闪一阵光，冒一阵烟，就熄灭了。”

“不过会让人感到热乎乎的，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随着说。

“对……还会把人烧焦。”

“烧焦又算得了什么！这也不是灾难。这最好不过了，比起……”

“我倒要瞧瞧，哪怕就那么一次，当您烧得焦糊糊的时候，您还说不说这种话，”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不无懊恼地打断了她的话，啪地一声抖动了马缰。“再见！”

“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，请停一停！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呼喊起来，“您什么时候来看我们？”

“明天。替我问侯您弟弟。”

马车急驶而去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。

“真是个大袋子！”她寻思着。骆驼的背，满身尘埃，一顶制帽扣在后脑勺上，从帽沿下杂乱地支棱出一丛丛黄毛尖儿，他可也真像一个大面袋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徐步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她垂下眼睛走着。逼近的马蹄声迫使她停了下来，抬起了头……迎面而来的是她骑在马上弟弟，走在他一旁的是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，穿一件敞开着的轻盈的常礼服，系一条轻盈的领带，戴一顶

轻盈的灰色礼帽，一手拿着手杖。他早已冲着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微笑，虽然他看见，这女人正在沉思，什么也不会觉察到，而在她刚一停步时，他便高兴地走到她跟前，近乎温柔地说：“您好，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您好啊！”

“啊！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！您好！”她回答说。“您从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吗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，”年轻人容光焕发地响应着，“是从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找您。我更喜欢以步当车……多么美好的早晨啊，总共也就四俄里之遥。我到达时——您不在家。令弟对我说，您到谢缅诺夫卡去了，而他本人要到田地里去，于是我就跟着他走来迎接您。真的，这是多么开心啊！”

年轻人说一口纯正的俄语，但发音总带点儿外域口音，不过究竟是什么外域口语，也很难确定。他的脸型有某种亚细亚的风韵，长长的鹰钩鼻，呆呆的吊睛眼，肥厚的红嘴唇，倾斜的前额，漆黑的头发——所有这一切都表明，他的原籍在东方；但这年轻人却自称姓潘达列夫斯基，并声言敖德萨是自己的故乡，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依靠一位乐善好施的遗孀养大的，而给他搞到职务的却是另一位寡妇。总的说来，中年太太们都乐于庇护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：他善于寻找和善于发现她们。就拿现在说吧，他又住在很有钱的女地主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·拉孙斯卡娅家，充当着养子或食客。他十分亲热殷勤，多愁善感，暗地里却荒淫好色。他天生一副悦耳的嗓音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；并且有跟人交谈时死盯住对方的习惯。他的衣服非常洁净，而且一穿就是很久。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刮净自己宽阔的下巴，头发也一绺压一绺地梳理得服服贴贴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，然后转身向着弟弟。

“今天我总是碰见熟人：刚刚我才跟列日涅夫交谈过。”

“啊，跟他！他赶着马车到什么地方逛去了吧？”

“对。而且，你信不信，乘的是赛马车，满身的尘土，像装在布袋里……真是个怪人！”

“也许是吧。不过，他可是个好人。”

“谁？列日涅夫先生吗？”潘达列夫斯基问，似乎感到惊诧。

“不错，正是米哈伊尔·米哈伊雷奇·列日涅夫，”沃伦采夫不以为然地说。“不过姐姐，得说再见了，我该到田地里去了：有人给你播种荞麦。就让潘达列夫斯基先生陪你回家吧……”

沃伦采夫放开马，急驶而去。

“高兴之至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欢呼着，将手臂伸给了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。

她挽住他的手臂，两人沿着通往她庄园的道路走去。

挽住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的手臂，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感到莫大的喜悦，他迈着细步，微笑着，而他那双东方人的眼睛甚至蒙上了一层泪花，不过，这倒是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常有的事：他动不动就深受感动，热泪纵横。然而，挽着手臂领着这么一位年轻、漂亮、苗条的女人走路，有谁会不感到心旷神怡呢？说到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全省的人都会一致夸她美貌绝伦，而且，这个省里的人并没有弄错。单是她那微微有点儿翘的直鼻梁，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世的男人发疯，更不用说她那天鹅般的褐色眼睛，紫金般的头发，圆脸蛋上的酒窝和其他俊俏之处了。最美的是她那招人喜爱的面容：坦率、善良、温顺，既

令人感动，又让人迷醉。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一投眼，一发笑，都活像个孩童。太太们都认为她很单纯……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称赞呢？

“您说，是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派您到我这儿来的？”她问潘达列夫斯基。

“是的，是她老派来的，”他回答着，把俄语字母C说成英语的th，“她老恳切希望，并命我务必请求您，让您赏光今天到她老家去赴午宴……她老（潘达列夫斯基在说到第三人称时，特别是说到女士时，习惯上严格使用敬称），她老在等待一位新的佳宾，并希望您跟他认识。”

“这是谁呢？”

“一位叫穆费利的男爵，从彼得堡来的宫中侍从。是不久前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加林公爵家结识的，对他备加称赞，说他是位可爱的有教养的年轻人。男爵先生还研究文学，或者最好说……啊，多美的蝴蝶！请注意瞧瞧……最好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。他写了篇论文，讨论某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，并且想将它交给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批评指正。”

“政治经济学论文？”

“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，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，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。我想，您一定知道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。茹科夫斯基^①向她老请教，而我的恩人，曾寓居在敖德萨的一位有求必应的老人罗克索兰·梅季阿罗维奇

^① B. A. 茹科夫斯基(1783——1852)，俄国著名诗人。

·克桑德雷卡^①……想必您也知道此人的大名吧？”

“一点也不知道，而且也没有听说过。”

“这么一位大人物都没有听说过？真叫人奇怪！我要说，到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，就连罗克索兰·梅季阿罗维奇也一向很推崇。”

“这位男爵不是学究吧？”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问。

“决不是。相反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说，他现在看起来可是位风雅人士呢。他在谈到贝多芬时是这般能言善辩，就连老公爵都感到欣喜……这一点，我承认，是我很想听到的；要知道，这是我的本行。请允许我送给您这朵娇美的野花。”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接过花，可没走几步，就把它扔到了路上……到她的房舍至多还有二百来步。这房舍是不久前建造的，刷得通白。现在，它正在用自己宽敞明亮的窗眼，从苍劲的椴树和槭树的浓荫中，诱人地往外张望。

“那我就照您的吩咐向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禀报，说您光临午宴？”潘达列夫斯基说，对他献上的那朵花的命运，还微微感到有些懊恼。“她老也邀请令弟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一定去。纳塔莎怎么样了？纳塔利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很好……但我们已经走过通往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分岔处了，请允许我就此告辞。”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停了下来。

“难道不到我们家去坐坐？”她犹豫不决地问。

^① 指的是亚历山大·斯卡尔托维奇·斯图尔扎(1791—1854)，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，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外交部官员，著有几部关于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反动书籍。1855年，《俄罗斯人》第4册中转登了《敖德萨公报》的一篇短评《亚·斯·斯图尔扎生平 and 著作简述》。此处系讽刺性描绘。——原注。

“衷心希望，但我怕误了事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想听听塔尔贝格^①的一首新练习曲，所以要准备准备，熟悉熟悉。而且，坦白说，我怀疑我的絮叨能使您感到任何愉快。”

“哪能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，含情脉脉地垂下了眼睑。

“再见，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！”他说罢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鞠了个躬，向后倒退了几步。

阿列克桑德拉·帕夫洛夫娜转过身来，回家去了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也踏上了归途。刚才那甜蜜蜜的表情，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副自信和近乎严峻的尊容。此时此刻，就连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的步态也变了样：步子跨得更宽，也踏得更重了。他放肆地挥动着手杖，走了约莫两俄里，突然又笑逐颜开：他看到了路旁一位农家姑娘，青春年妙，模样儿也长得很顺眼，正从燕麦地里往外赶牛。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小心翼翼的靠近她，跟她搭讪。那姑娘一开始默不作声，红着脸只顾笑，终于，她用袖子遮住嘴唇，扭过身去，低声说：

“老爷，请走吧，真的……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戳着手指威吓她，命令她给自己采来矢车菊。

“你要矢车菊干什么？是要编花环吗？”姑娘反问道，“喂，请走吧，真是的……”

“听话，我可爱的小美人儿，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开始说。

^① 塔尔贝格(1812——1871)，奥地利钢琴圣手，曾赴俄国。

“喂，请走吧，”姑娘打断他的话，“瞧，小少爷们过来了。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环顾四周。果然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佩佳在路上奔跑着，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，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刚从大学毕业。这小伙子身材魁梧，面貌平平，大大的鼻子，宽厚的嘴唇，长一对猪一般的小眼，既不漂亮，也不灵敏，但却善良、诚实、耿直。他衣着随便，也不修剪头发——这并非出于炫耀不修边幅，而是因为疏懒；他爱吃爱睡，但也爱书，爱热烈的交谈，而对潘达列夫斯基却恨之入骨。

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孩子崇拜巴西斯托夫，但一点也不怕他。巴西斯托夫跟家里所有其他的人也相处得很亲密，女主人对此并不那么喜欢，尽管她总是说她不存偏见。

“你们好，我的小亲亲！”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说，“你们今天出来散步真早啊！而我，”他转向巴西斯托夫说，“我也一早就出来了。欣赏欣赏大自然的风光——是我的一大嗜爱。”

“我们看见了，大自然的风光您是怎样欣赏的，”巴西斯托夫低声而含糊地顶了一句。

“您是实利主义者：天知道您在想什么。我是知道您的！”

当潘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或与他一类的人说话时，很容易发火，而且能把字母C念得特别清楚，甚至带点儿噤哨声。

“您待在那姑娘身边干什么，也许是问路吧？”巴西斯托夫用目光往左右扫了扫，说。

他觉得潘达列夫斯基直视着他的脸，对此感到十分不快。

“我重复一遍：您是实利主义者，再也不是别的什么。您在一切事物中想看到的，只是它毫无诗意的一面……”

“孩子们！”巴西斯托夫突然发出口令，“你们瞧着草地上的

那丛爆竹柳；看谁最先跑到那里……一！二！三！”

孩子们朝着爆竹柳飞跑。巴西斯托夫随在他们身后急奔而去。

“乡巴佬！”潘达列夫斯基想道，“他会毁掉这两个孩子的……地道的乡巴佬！”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洋洋自得地顾盼了一下自己整洁而风雅的形象，用叉开的手指弹拂了一两下常礼服的袖子，又抖搂了一下衣领，继续朝前走去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他穿上一件旧寝衣，摆出一副焦灼的脸相，坐下来弹奏钢琴。

二

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·拉孙斯卡娅的房屋，在全省几乎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。它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庞然大物，按拉斯特雷利^①的图纸修建，属于上世纪风格。它庄严地高耸在一座山丘顶端。山麓，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大河滚滚流过。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声名赫赫和十分富有的贵妇，一位三级文官的遗孀。尽管潘达列夫斯基四处谈论她，说她认识全欧洲，而全欧洲也认识她！——但欧洲认识她的人并不多，就连在彼得堡，她扮演的也不是重要角色，然而在莫斯科，大家都认识她，也都去拜会她。她属于上流社会，以有点儿古怪和不那么慈善而闻名，但却绝顶聪明。在青春年代她非常美貌，诗人给她献诗，年轻人迷恋她，显赫的先生们追逐她。但从那时起，二十五年甚或三

① B. B. 拉斯特雷利(1700—1771)，俄国建筑师，巴罗克式建筑的代表人物。

十年过去了，她从前的娇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难道，”初次见到她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问自己，“难道这个还不算老的瘦小焦黄的尖鼻子女人曾一度是个美人？难道这就是诗人们曾为之吟唱的那个她？……”一切人无不从内心里为人世间的变幻莫测感到惊讶。诚然，潘达列夫斯基发现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还异常优美地保留着她那对华美的眼睛；但要知道，也是这同一位潘达列夫斯基，他还断言全欧洲的人都认识她。

每年夏天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都要携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自己的田庄（她有三个孩子：女儿纳塔利娅，十七岁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十岁，一个九岁）敞门纳客，也就是说，接待男士，尤其是独身男士。她不能忍受地方上孤陋寡闻的太太。但是，从这些太太们那里她也得到了回报！用她们的话说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桀骜不驯，品德不端，是个可怕的女暴君，而更主要的——她敢于在谈吐中如此放肆，简直叫人叹为观止！事实上，达里娅·米哈伊洛夫娜在乡间也确实不拘小节，而在她我行我素，无所顾忌的待人态度里，总夹杂着一种京都显贵对待愚昧小人物的轻蔑情调……固然，在跟城里的熟人打交道时她也十分随便，甚至冷嘲热讽，但绝无轻蔑之意。

读者诸君，顺便说说，您可否注意到，一个在下属圈子里十分漫不经心的人，在跟上司待在一起时是从来也不会漫不经心的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过这类问题也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。

康斯坦丁·季奥米德奇终于记熟了塔尔贝格的练习曲，从自己整洁而舒适的房间来到客厅。他到达时，看到全家人都已聚齐。沙龙开始了。女主人坐在宽阔的卧榻式沙发上，盘着腿，手里转动着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；窗旁的绣架前，一边坐着达